



你长大

必读的66本书

雪虎

〔美〕杰克·伦敦 著 蒋天佐 译



第三辑
12-16岁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你长大之前必读的66本书 ·



雪 虎

〔美〕杰克·伦敦 著 蒋天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Jack London

White Fang

根据 Methuen & Co. 1995 年版翻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虎/(美)杰克·伦敦著;蒋天佐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你长大之前必读的66本书)

ISBN 978-7-02-012139-7

I. ①雪… II. ①杰… ②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2721号

责任编辑 仝保民 张海香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40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25 插页3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7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139-7

定 价 27.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你长人之所

第 66 号



关于本书

一百多年前,加拿大小城道森曾热闹非凡。淘金潮裹挟着各色各样的人流过道森城,他们来了,又去了。道森城收留过他们,又遗忘了他们——只有一个人例外。一八九七年秋天,一位二十一岁的美国青年杰克·伦敦也曾过道森城的街头徘徊。他的黄金梦最终破灭了。可是,道森城忘掉了众多的得意者和失意者,独独记住了他。

一九九七年九月中旬,道森小城再度热闹非凡,国际杰克·伦敦节正在这里举行。作家和游客从北美和世界各地赶来,凭吊杰克·伦敦,重温他那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作品。

一八七六年一月十二日,杰克·伦敦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弗兰西斯科(即旧金山)。他的父亲是一个游方星相家,自称詹尼教授;他的母亲是一个招魂降神的女人,有时也教钢琴课。在杰克·伦敦出生之前,他们已经离婚。他的母亲改嫁约翰·伦敦,于是他也改名为杰克·伦敦。

杰克·伦敦自幼得不到母亲的疼爱,他是由黑人乳母珍妮·普仑提斯太太的乳汁喂养大的。他继父的长女伊丽莎始终照料着他,直到他逝世。然而,尽管有乳母和伊丽莎的照料,用杰克·伦敦自己的话说,他没有童年。他是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诞生的。他的继父原本是工人,后改为务农,几经波折,后又失业。杰克·伦敦十一岁时便在黎明前和放学后充当报童。他只进过小学,十三岁时就离开学校去做养家糊口的童工。有时,他甚至



要一天工作十八至二十小时，累得筋疲力尽，在饥寒交迫的牛马生活中尝尽了艰辛。他的短篇小说《叛逆》可以说是他童年生活的写照。

和所有的穷孩子一样，伦敦也有他美丽的幻想。他渴望读书，凡是借得到的，他都借来读。他曾熟读华盛顿·欧文的西班牙旅游札记《阿尔罕伯拉》。同时，他也向往海上生活。他常常到奥克兰公立图书馆去借阅关于旅行、航海、冒险的书籍，憧憬着在惊涛骇浪中漂洋过海的水手生涯。这时，由于结识了劫蚝贼，他起了铤而走险的念头。他向疼爱他的黑人乳母珍妮妈妈借来三百美元，买了一艘旧单桅小帆船，开始过起夜袭蚝床的海盗式的成人生活。在袭劫蚝床之余，他仍然到奥克兰图书馆去借书。因为蚝子价高，不久他就把三百美元还给了珍妮妈妈。后来他又反过来去参加捉拿劫蚝贼的水上巡逻队，仍然过着放荡冒险的水上生活。渐渐地，他感到旧金山湾终究不如太平洋辽阔。梅尔维尔的《白鲸》吸引着他，他搭上捕海豹的船，远航到日本海。等到帆船返航又驶入旧金山湾时，他已经读完了福楼拜的名著《包法利夫人》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他感到流浪生涯不是长久之计了。

一八九三年的美国经济危机使全国陷入萧条，杰克·伦敦总算在一家黄麻工厂找到了工作，一天十小时，每小时工资十美分。这时，他在母亲鼓励下参加了旧金山《呼声报》的征文比赛。他的《日本海岸外的飓风》获得了一等奖，奖金为二十五美元。只受过小学教育的杰克·伦敦在十七岁时第一次表现了他的写作才能，他的文章里有着强烈的大海的节奏。然而他仍然不得不在大萧条的阴影下求生。他曾经再度更换职业，但他的就业却使那个因之而失业的工人自杀了，这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对工业资本剥削之残酷有了更深的体会。

他打算参加失业工人到华盛顿请愿的大军，但在他动身时，队伍已经出发，于是他开始了沿铁路线流浪的生涯。他偷乘火车，与流浪汉为伍，过着乞丐的生活。请愿的队伍缺衣无食，只有少数人到达华盛顿，而在那里



等待着他们的却是监狱。杰克又开始四处流浪,他学会了编故事,并且用这种手段乞食。他有时睡在田地里,有时睡在公园里;在尼亚加拉瀑布城,他因此而被捕入狱。他对流浪生活的浪漫幻想开始破灭了。他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野蛮和无情。他这时开始热切地阅读《共产党宣言》,向往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他认识到出卖体力的前景是悲惨的。为了生活,他决定依靠脑力劳动,他需要文化教育。

十九岁的杰克·伦敦以工读方式在奥克兰中学读了一年,便考进了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但在一学期之后,他又不得不放弃学业,去做洗衣工人。一八九六年,克朗代克发现金矿,在伊丽莎的支持下,杰克·伦敦加入了淘金的队伍。他在莽莽丛林和漫漫冰雪中,在荒原上,在激流险滩里,在陡峭的山路上跋涉,终于到达了阿拉斯加以东的道森城。他没有淘到一粒金沙,但是在他一文不名地回到旧金山时,却带回了丰富的关于北方故事的素材。

从此,杰克·伦敦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活。然而,靠脑力劳动为生也包含着无限的辛酸。约翰·伦敦已经去世,杰克必须承担养家糊口的重担。他到处做零工,出卖体力。当铺是他常去的所在。他经常遇到的是退稿。他在《大陆月刊》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为赶路的人干杯》只给他带来了五美元的收入。

从一九〇〇年起,杰克·伦敦发表了一连串的短篇小说,生动有力地描写了到北方淘金的人们和太平洋上水手的生活,人和无情的大自然的斗争,印第安人悲惨的命运和英勇不屈的精神,资本主义社会的弱肉强食,以及白人殖民主义者的掠夺。杰克·伦敦还接着开始创作中、长篇小说,如描写动物的小说《荒野的呼唤》以及《雪虎》(即《白牙》),政治幻想小说《铁蹄》,自传性小说《马丁·伊登》和表现尼采“超人哲学”的小说《海狼》等等。晚年杰克·伦敦受酗酒和财务问题困扰。一九一六年,他终于在精神极度空虚的悲观失望中自杀。



百年一瞬。如今,加拿大小城道森的居民已经摆脱了当年淘金潮的喧嚣,心境坦然地迎接凭吊杰克·伦敦的文人墨客。百年的风风雨雨,荡涤了多少有价的金尘,却留下了无价的文学瑰宝,这足以告慰杰克·伦敦的在天之灵了。

雨宁



目 录

第一部 雪白的虎牙

- 1 追踪猎食 003
- 2 母狼 012
- 3 饥饿的哀号 024

第二部 生于荒野

- 1 虎牙之战 035
- 2 巢穴 044
- 3 灰色狼仔 051
- 4 世界的墙 057
- 5 食物的规律 068

第三部 荒野之神

- 1 造火者 077
- 2 束缚 089
- 3 被黜者 097
- 4 追神 102



5 契约	107
------------	-----

6 饥荒	114
------------	-----

第四部 高等的神

1 种族之敌	125
--------------	-----

2 疯狂的神	134
--------------	-----

3 仇恨的统治下	142
----------------	-----

4 缠住了的死	148
---------------	-----

5 难于制服的	160
---------------	-----

6 恩主	167
------------	-----

第五部 驯服

1 远行	183
------------	-----

2 南国	191
------------	-----

3 神的治下	197
--------------	-----

4 种族的呼唤	206
---------------	-----

5 睡狼	212
------------	-----

第一部 雪白的虎牙



| 追踪猎食

黑沉沉的针枞林子，阴郁地耸立在冻结的河流两岸。不久前刮过大风，所以树上白色的冰衣雪盖已经揭掉了，树和树在渐渐消逝的暮色中仿佛互相依偎着，阴郁而不祥。广大无边的寂静笼罩着大地。大地本身一片荒凉，没有生命，毫无动作，如此寂寞寒冷，它那意味，甚至不仅仅是悲哀。它含着一种若有若无的笑意，但是这笑比任何悲哀更可怕——这笑，像斯芬克斯^①的微笑一样地毫无乐趣，像冰雪一样冷，而且确实带着几分残酷。那是永恒以其专横而难以言传的智慧在嘲笑生命和生命的奋斗。那是“荒野”，是野蛮的、寒冷彻骨的“北国的荒野”。

但是那里却有生命存在，而且公然在荒野上进行反抗，沿着冻结的河流，一串狼犬艰苦跋涉。他们的耸立的硬毛上结了一层白霜。他们的气息一喷出嘴巴就在空中结成冰霜，落在他们的皮毛上变成霜雪的结晶体。这些狗身上套着皮轭，还有皮带把他们拴在一部雪橇上，让他们拉着前进。雪橇下面没有滑板。它是用坚实的桦树皮做的，向上翻卷着，为了可以滑过在前面像波涛起伏一般的软雪。雪橇上面，用绳子绑得牢牢的，是一只狭窄的长方形木盒子。雪橇上还有些别的东西——几条毯子，一把斧头，一只咖啡壶和一口煎锅；不过最显著的、占着绝大部分地方的，就是那长长的狭窄的长方形木盒子。

① 希腊神话中的长着翅膀的狮身人面怪，蹲在忒拜城前的悬崖上，出谜让路人猜，谁要是猜不出就会被它推下悬崖。



在那些狗前面，一个男子穿着一双大雪鞋，艰难地步行着。在雪橇后面，艰难地步行着第二个男子。雪橇上，木盒子里，躺着第三个，他的苦工已经完结，——这是一个已经被“荒野”征服和打倒、永远不会再活动再挣扎的人。“荒野”一向不欢喜运动。生命对于它是一种冒犯，因为生命是运动，而“荒野”是永远企图毁灭运动的。它把水冻结，阻止它向大海流去；它把树木的汁液榨干，直到它们的强健心脏都冰冷了为止；最凶恶可怕的是，“荒野”把人蹂躏折磨到屈服——人，原是生命中最不安静的生命，对于“一切运动必定终于成为运动的停止”那句格言始终抱着反感。

但是这一前一后，还没有死去的两个人却毫无惧色，不屈不挠地跋涉着。他们身上包着毛皮和鞣皮。眼睫毛、两颊和嘴唇都糊满了他们的气息结成的冰屑，以致他们的脸都辨认不出了。这使得他们好像戴着鬼脸，仿佛鬼世界里鬼魂出丧时的丧事承办人。但是在面具下面的他们，却是人，是正在深入那一片荒凉的、嘲弄人的和沉寂的土地的人，是热衷于巨大冒险的渺小冒险者，是唆使自己跟这个像无限空间一样渺茫、生疏和死寂的世界的威力相抗衡的人。

他们一面走路，一面保持沉默，为了节省些气力。四面八方一片寂静；寂静犹如实质的存在，压迫着他们。它影响他们的精神，好比深水的压力影响潜水的身体一样。它以一种无际的空间和不可改变的法令所特有的巨大威力压迫着他们。压得他们缩到自己的心灵深处，像榨葡萄汁似的榨掉一切的狂妄热情和骄气以及人类心灵里那种佞妄的自尊自重，直到他们终于发觉他们自己不过是有限的和渺小的尘芥，凭着不很高明的狡诈和小小的聪明，在伟大而盲目的物与力的作用与交互作用中活动罢了。

一小时过去了，又是第二小时。短短的没有太阳的白天，它的暗淡光线正在开始消逝，这时候，一声微弱的远远传来的哀号声，在寂静的空中响起来。它急骤地翱翔而上，达到最高调之后，就在那儿萦回不散，颤动而紧



张,然后才慢慢地消失。它可能是一个即将毁灭的人的哀号,若不是它带着一种凄惨的凶猛和饥饿的焦急味道。走在前面的人转过头来,直到他的眼光和后面的人的眼光相遇。然后,隔着狭长的木盒子,两人互相点一点头。

第二声哀号响起来了,用针一般尖锐的声音刺破沉寂。两个人都听出了声音的方位。那是在他们后面,就在他们刚走过的冰雪旷野里。第三声响应的叫声又起,也是在后面,在第二声左边。

“它们在追我们呢,毕尔。”前面那人说。

他的声音沙哑,并且是假嗓子,他说得显然很吃力。

“食物很缺乏啊,”他的伙伴回答,“我几天都没有看见一点儿兔子的踪迹。”

此后他们就不再说话,虽然他们的耳朵留神听着他们后面继续发出的猎食的噪声。

天黑的时候,他们已经把狗赶进河流边上一丛针枞树林宿了营。棺材放在生起的火堆旁边,作凳子也作桌子。那些狼犬集合在火堆那边,互相咆哮和争哄,但是没有显出要脱身跑到黑暗里的意思。

“我好像觉得,亨利,它们离营地近得很。”毕尔评论说。

亨利正靠火蹲着,用冰块垫好咖啡壶,点一点头。他直到在棺材上坐好开始吃东西的时候,这才说话。

“这些狗知道什么地方安全,”他说,“他们知道吃东西胜过被吃。聪明得很,这些狗。”

毕尔摇摇头。“哼,我不知道。”

他的伙伴诧异地看看他。“我这是第一次听见你说他们不见得聪明。”

“亨利,”那一个说,慢吞吞地咀嚼着他正在吃的豆子,“你有没有留心到,我喂他们的时候他们骚动得多厉害?”

“是比平常闹得凶。”亨利承认。



“它们在追我们呢，毕尔。”前面那人说。



“我们有几只狗,亨利?”

“六只。”

“那么,亨利……”毕尔停顿一下,为了使他的话有更深的意味,“不错呀,亨利,我们有六只狗。我从袋子里拿出六条鱼。每只狗给一条,但是,亨利,鱼却少一条。”

“你数错了。”

“我们的狗是六只,”那一位心平气和地重复说,“我拿出六条鱼。独耳却没有吃到鱼。以后我重新到口袋里拿了一条给他。”

“我们只有六条狗呀。”亨利说。

“亨利,”毕尔继续说,“我并不说他们全都是狗,不过吃鱼的却有七只。”



“不错呀,亨利,我们有六只狗。我从袋子里拿出六条鱼。每只狗给一条,但是,亨利,鱼却少一条。”